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2/679

S/19228

22 October 198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46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二年

1987年10月22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附上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1987年10月22日给你的一封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签名）

87-25866

附 件

1987年10月22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总统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你的一封信（见附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附 录

1987年10月22日

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基普里亚努先生1987年10月9日在大会的发言，¹并提请阁下注意土族塞人方面对其发言的实质的深思熟虑的观点。

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发言内容对我们并不新鲜。我们以前全都听到过。它毫无新意，尽管它比以前的言论更富有欺骗性和更加厚颜无耻。

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发言的实质显然表明，虽然你为协商解决争端作出了努力，但希族塞人方面丝毫没有对此改变想法或提出那怕有一点积极性的做法。由于这种不明智的、完全顽固不化和死不悔改的态度，连我现在都很难保持乐观。此外，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希族塞人方面似乎决心破坏你通过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委托的斡旋使命，不辞劳苦帮助我们完成的所有有益工作和取得的所有进展。更严重的是，基普里亚努先生是在大会的讲坛上阴谋造成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的；大会的有些成员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是别有用心。

我谨利用这次机会，提醒希族塞人方面的领袖基普里亚努先生注意，从1963年开始的塞浦路斯争端——其根源现在已是尽人皆知并在联合国档案中有案可查——是永远不能通过在大会讲坛上定期讲话获得解决的。在几乎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我们早就过了这一阶段。过去二十五年来事态发展，必定并确实使人甚至无从考虑采用这种策略。

继续对大会加以利用是出于恶意的，对之不能姑息纵容。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清这一点。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及其后的各项决议曾赋予秘书长斡旋的使命。在过去的12年中，秘书长的斡旋工作是争取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工作中最为认真和最有成效的进程。由于这一争端具有两族间的性质，

因此，这一合适的方法是必要的，并且容易被接受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领袖1977年和1979年就成立一个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目标而达成的两项高层协议就是秘书长在其斡旋的任务范围内所提供的帮助和努力下达成的。这两项协议还为可能达成的联邦制解决办法做出了规定。秘书长在1980年的“开幕词”中确认了两项协议中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其中声称，双方都已重申支持在塞浦路斯争端的制宪方面实现联邦制的解决办法，在地域方面实现两区制的解决办法。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双方在1980年和1983年之间举行了谈判。而且，自1984年8月以来，你在自己的斡旋任务范围内，一直在争取新的主动解决办法，从“维也纳工作要点”开始，至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达到了高峰。这一草案，用您的话说，“可以成为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进行谈判的适当基础”。

此外，您在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中所设想的进程是该文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再一次引用你的话说，它是为了保证使“所有未决问题……能够彻底地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获得迅速解决。”

土族塞人一方信任你的设想、能力和保证，希望在业经同意的基础上求得谈判公正解决，乃以特有的积极的方式接受该《纲领性协议草案》。

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大会的发言中根本没有提及上述的最高级协议和《纲领性协议草案》，他还以否定的态度提到两族间的谈判。这是值得注意的。对于热切相信他的“良好愿望”的人来说，这至少应说明一些问题。

《纲领性协议草案》包括了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详细规定，它涉及了在最高一级和技术一级上的长期而艰巨的谈判。因此，虽然希族塞人使尽了一切转移视线的伎俩，这一文件显然仍将是双方今后任何谈判的唯一合理基础。

我必须立即补充说，任何因为基普里亚努先生缺乏政治意愿或忽出奇想所制造出的旨在改变前面所提及的现有纲领性解决办法的行动，不论经过怎样的乔装打扮，都不会得到土族塞人一方的参与；这一纲领性解决办法是长期和细致谈判的产物。

我还要补充说，土族塞人一方具体而言期望您，一般而言期望大会能够发现并迅速指出最近背违了你的“整体”概念和谈判精神，在谈判桌上故意提出了先决条件，或所谓的“优先问题”的一方。

至少对我们来讲，希族塞人一方的目的是明确的。其目的不是在一致的基础上，而是在加强在岛上非法获得的对土族塞人一方的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寻求结束这个问题。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决心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急切希望国际社会也能看出希族塞人的目的不符合你们为在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之间重建一个伙伴国家而作出的宝贵努力。

在此关头，让我来消除某些人头脑中仍然存在的怀疑。瓦罗沙是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领土的一个地区，其控制和管辖权完全属于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政府，所以应被视为地方性事务。除此之外，我还想让大家了解，希族塞人一方在瓦罗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虚伪和口是心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发言中将瓦罗沙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与他原来在这一问题上的公认立场是相矛盾的；他曾不顾土族塞人一方在瓦罗沙问题上一再提出的方法和建议，坚持这一立场。

你将记起土族塞人一方在各种场合为在联合国主持下重新解决瓦罗沙问题提出过各种建设性的建议。还可回顾，这种一再的建议总是被希族塞人一方当场拒绝。此外，在谈判进程的某些阶段，瓦罗沙成为最初产生于联合国秘书处的一系列“微型一揽子”思想的一个因素。但是，可以查证，希族塞人一方对通过这一方式解决问题毫无兴趣。

自1981年以来，以及自那一年土族塞人提出全面建议以后，瓦罗沙问题已成为和已被当作综合和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整体部分。事实上，通过你于1984年开始的最新倡议，瓦罗沙问题一直被作为全面解决的整体部分，这一点更证实了以上两族间就瓦罗沙问题进行谈判的有记载的历史。眼下是一适当的时刻，因此我再次强调，瓦罗沙问题与其他所有问题一样，也是综合性一揽子交易的一个整体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可能与其余问题分开。孤立地阐述瓦罗沙问题不

仅表明虚伪，还可能表明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在结束之前，我对你在最近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的评价表示同意，其中提到有必要恢复塞浦路斯的谈判，“要争取的是实现1977年和1979年的《高层协议》所定的目标，即建立一个不结盟的、享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²

正如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所阐述的，这就是土族塞人一方所坚持的基础，即使在这一最后阶段，我仍然呼吁希族塞人一方重新评估对此文件和你的斡旋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对此他们正企图用不可接受和不可行的新伎俩来加以破坏。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注

¹ 参看A/42/PV. 32。

²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号》(A/42/1)。
